

汉
诗

2011.3 (第十五期)

湖北诗选
(2001—2011)

武汉出版社

汉诗
Chinese Poets
2011.3 (卷之三)
湖北诗选
(2001-2011)

编者的话

我们到底能把诗写成什么样？这个问题是任何有雄心的诗人早晚会遇到的。这个问题大致意味着诗有两个方面的诉求：自由和身份。关于自由，我们已经讨论过很多，大多数情况下指向的是表达方式和素材选择的自由。一首优秀的诗歌或多或少是“对过去的反叛”，尤其是近十年来，随着网络时代来临，这样的异动和灵感在汉语诗歌中体现得更为清晰。但关于诗的身份认证，却随之成了一个更大的问题。一首诗之所以被认定为“诗”，到底是靠批评的阐释来确认，还是靠别的什么东西呢？似乎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而我们更进一步的追问是，假设诗是需要批评来认证的，那么批评的资格又来自哪里呢？

这的确是诗人、批评家、读者共同面临的难题。科技和理性让世界祛魅，而诗人则希望通过语言使世界返魅。换句话说，诗人的工作是重新发现和挖掘那些永恒的，最让人眷恋的事物和关系。这句话的前提是“重新”，它意味着诗人需要新的想象力和对语言的开拓能力，因为诗已经转世了。

《汉诗·湖北诗选（2001—2011）》应该视为湖北本土诗人在面对以上难题时的一次整体突围。为了编辑好这期专号，我们广泛征求和听取了各方人士的建议，力求真实、客观地展现新世纪湖北诗歌的面貌，从大量的来稿中选取了五十多个代表性的诗人，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诗人及其作品已经从各种角度回答了上述问题。

编者的话

第一次诗

004

- 王芴远 王芴远的诗
张执浩 你还能孩子多久
小 引 少年、石榴、油菜花
李以亮 久违的赤子童心
艾 先 但愿我是杞人忧天

湖北新世纪

十年诗选

(之一)

015

- 柳宗宣 徐永春 钱 省 刘洁岷 张先冰 韩少君 田 禾
毛 子 余笑忠 川 上 张执浩 鲁西西 张作梗 李以亮
剑 男 沉 河 阿 毛 黄 斌 小 引 艾 先 魏理科
铁 舟 法 清 哨 兵 江 雪 黄沙子 李建春 槐 树
阎 志 修 远 张小美 范小雅 亦 来 燕 七 小 箭
许 剑 邓 兴 苏瓷瓷 贺 念 谈 骁

湖北新世纪

十年诗选

(之二)

033

- 黄 梵 明 迪 卢卫平 宋晓贤 余文浩 一 回 衣米一
横行胭脂 吕 约 宋 尾 津 渡 木知力

访谈

039

- 车延高 作品
车延高/郜筐 我是一个向往温暖的人

专栏：真无观

061

- 魏天真 “要回就回小国家”
魏天无 日常生活中的“我”和“你”
魏天真/魏天无 还是欠具体的问题讨论

诗观察

077

- 李鲁平 新时期湖北诗歌创作印象
刘川鄂/钱刚 新世纪湖北先锋诗歌论略
荣光启 “竹篮还是提起了一些水”

第一次诗

Frist Poems

王芑远

王芑远的诗

张执浩

你还能孩子多久

小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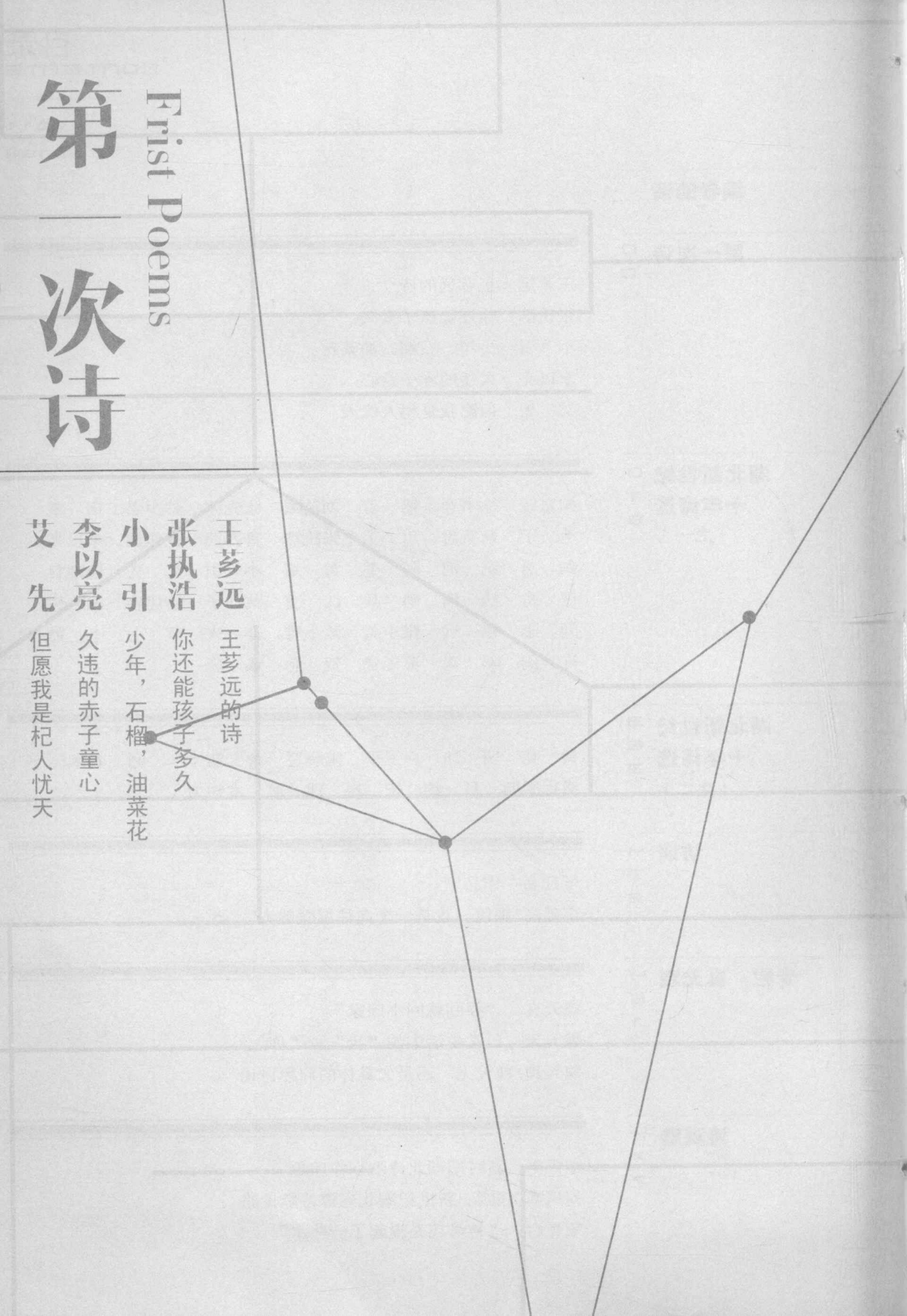
少年，石榴，油菜花

李以亮

久违的赤子童心

艾先

但愿我是杞人忧天



王芎远



王芎远，1998年10月生于浙江海盐，2004年回鄂，在武汉读完幼儿园大班和小学一年级，现居荆门。2007年发表诗歌处女作，2010年开始大量创作，在《中华文学选刊》、《诗选刊》、《诗刊》、《诗林》等刊物发表作品多首，创作长篇小说2部，另有散文及童话若干。自印诗集《剔牙》、《持枪入睡》。2011年参加“广东小学生诗歌节”，初赛作品《夏天到了，春天还没来》在微博上累计转发一万余次，评论数千条，引发包括《中国青年报》《南方日报》《楚天都市报》《时代周报》等在内众多媒体的关注和讨论，被凤凰网《雪夜漫谈》、网易《网易读书》、湖南卫视《天天向上》、江苏卫视《非常了得》节目访谈。

山

房子旁边长着很多山
挖钻石的人说
山是三角形的钻石
工程师说
山是巨大的齿轮
渔夫说
山是海的浪花
可是我觉得
白天
山是树
晚上
山是墙

幸福

母亲
给了哥哥五毛
妹妹四元
哥哥对初学算术的妹妹说
五毛的五比四元的四
大
让妹妹跟他换
妹妹欢快地允诺
谁也不知道
妹妹的幸福

两只鞋

今天
我一只脚穿平底黑板鞋

一只脚穿高跟白鞋
一只脚高
一只脚低
两只都好
合在一起
却惹人嘲笑

照镜子

妈妈喜欢照镜子
她总是说
我是多么漂亮啊
我觉得这是荒诞的
应该说
镜子里的人怎么这么漂亮啊

马

迄今为止
我都没有见过真马
只有一些像马的马
不会奔跑的马
我发现
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了马

眼珠

上帝只给每人
发两颗眼珠
不同地区的人
发不同颜色的眼珠

有时候眼珠缺货
就诞生了伟大的盲人

秩序

松鼠挖出地下的松果
老一辈的教小一辈的相扑
黑色和白色的棋子大踏步地移动
每一种眉眼都是一次闪电
风像没有秩序一样吹
它们撩开大海的头发
让它看清
万物有着没有秩序的秩序

夏天到了，春天还没有来

就这样，你出人意料地来了，就这样，星星还在发光
山就这样建起来了，水就这样干了，云就这样成了天的蒲扇
就这样，夏天的花开了，春天的花谢了
冷风就这样走俏了，就这样被空调电扇垄断了
就这样又十分怀念你轻摇的蒲扇，又十分怀念那些冰雪的微笑
水渐渐热起来了，你渐渐来了，冬天是用来怀念你的，这个季节是用来
怨恨和折磨你的。时间就这样把我抱起来了，就这样来了就走了
知了就这样闹起来了，风就这样冻起来了
附和你的风热了，反对你的风没了
你就这样，我就这样，你就这样出人预料地来了
春天就这样出人意料地走了，我就这样出人意外的长大了

你还能孩子多久

张执浩

去年春节我回荆门省亲，一帮友人聚会。席间，有人向我推荐刘云峰，说他的诗写得不错，随后电话让他过来一起喝酒。印象中，刘云峰语速很快，由于环境嘈杂，我留给他一个信箱，希望他选些满意的作品发我看看。开春后，我接到刘云峰的一个电话，他说他儿子也写诗，最近不得了，写了很多，而且比他本人写得好。我说好啊，一起发过来吧。随后，就收到了他们父子的作品。诚如云峰所言，“儿子比老子好”。至少在我看来，老子的东西没有多少亮点，放在一堆同龄诗人中会被轻易淹没掉；而儿子，则很不一样，我的意思是，这个名叫“王芎远”的小家伙完全不符合我们平素对“文学少年”的认识和理解，他的作品也远远超越了其同龄人的写作能力。为了慎重起见，我将王芎远的诗专门建了一个文档，打算冷处理一段时间。约莫过了二十来天，我重新打开这个文档，开始按照我对诗歌的理解从中选取一些作品，他一共寄来了90多首，我选了12首，以“推荐一个孩子的诗”为题，转贴在我的博客上，并附上了这样一段话：“我和这个孩子的父亲曾有一面之缘，不日前，他来电让我看看他儿子的诗，我从近百首作品中选出这些，请大家阅读。真好。”也就是从这天黄昏开始，我那一向冷清的博客变得热闹异常起来。

“真好！”“天才！”……在一片赞誉声中，王芎远横空出世，从一个原本籍籍无名的少年变成了身披光环、被无数媒体争相追逐的“少年天才诗人”。

我不知道，在这样的时代“天才”意味着什么，我甚至不愿去追究王芎远究竟是不是真的“天才”，我只清楚，在这样的时代，一切来得太过容易的名利都值得怀疑，起码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因为这原本就是一个快的时代，你若快上加快，就离事故不远了。所以，当王芎远的父亲后来频频电话向我报喜的时候，我一再提醒他们要冷静；不过是写了几首好诗罢了，这算不了什么。我甚至认为，人是为了追求快乐才来到这个世上的，及至到了这个世上，才发现苦难重重，才更觉得追求快乐是惟一值得我们去做的事情，尽管“写诗”也会令人快乐，但人生的快乐却远不止于“写诗”。我希望王芎远同学尽快从这片虚拟的光环中走出来，尽可能地延长童真的寿命。

“风像没有秩序一样吹/它们撩开大海的头发/让它看清/万物有着没有秩序的秩序”。在一首题为《秩序》的小诗中王芎远这样写道。我相信，在他发现这个自然世界的小秘密时，脸上一定荡漾着纯洁少年的笑容，那么纯真，那么美，却不是一片空白。

少年、石榴、油菜花

小引

这个夏天过的真漫长。蝉鸣一直在窗外的梧桐树上。天气热的不行，待在武汉这庞大又杂芜的城市里，真让人气闷。我去了两次江汉平原。从武昌出发，过了毛嘴不久就是潜江，在汉宜高速和襄荆高速的交汇点，总是能看见荆门的路牌，直行到宜昌，右转，过荆州，常德方向，就是荆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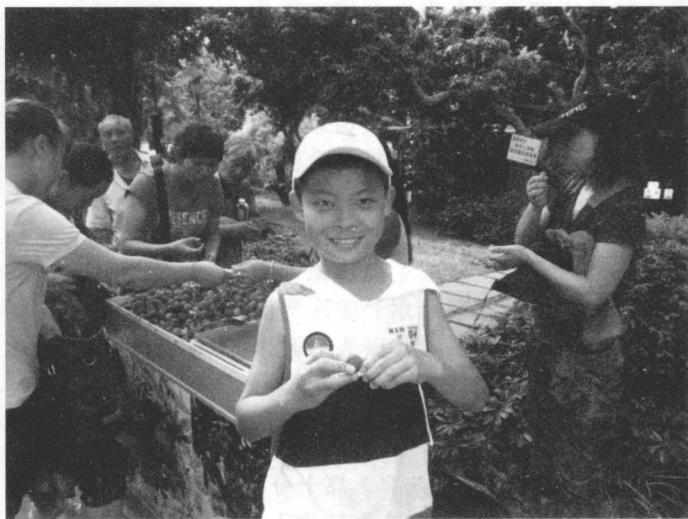
很多年前，跟张执浩等一干诗人去过荆门。其实更早的时候，我也去过一次。只是现在岁月婆婆，记忆都被那些蝉鸣给搅浑了。依稀记得沙洋的老虎嘴有个劳改农场，有空旷的五七干校，光秃秃的旗杆，斑驳陆离的影壁上隐约写着：“毛主席万岁！”惊叹号大得吓人。一望无际的油菜花就开在荆门石化的职工宿舍外，夜晚从街边的宵夜摊吃完酒，几个年轻人唱着歌旁若无人地走在大街

上，凉风从油菜花地里吹过来，带来若有若无的清香。那一年，我刚好二十岁。

我很喜欢荆门这个并不彰显的城市。从风干鸡到皮蛋，从陆九渊到聂绀弩。我在这个充满了弹舌音的城市周围走过来走过去，主要是因为这个城市有诗歌的味道。

前几天，执浩在信箱中给我转来了一组诗，说是一个98年出生的孩子写的。我想了想，12岁的少年诗人，如果放在唐朝，堪比李贺王勃了。但我又疑心这孩子会不会是方仲永，毕竟于诗而言，少年心思，难副其深。

我在一个炎热的下午，读到这少年的第一首诗便是《夏天到了，春天还没有来》。我很喜欢这个名字。或许，在一个夏天读到关于夏天的句子，这本身就是一件让人惊讶的事情。这少年的句子很长，出我意料。



于是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见到他捧读一本厚书的照片，少年的样子认真且仔细，头发短短，一件浅色长袖，清爽得很。

那首长句子的诗中有这样一句：“你渐渐来了，冬天是用来怀念你的”我喜欢这样平淡的句子，没有丝毫的扭扭作态。“附和你的风热起来了，反对你的风没了”他接着写。“怨恨和折磨你的，时间就这样把我抱起来了，就这样来了走了”。

我读得有点恍惚起来，觉得这不应该是一个少年的笔触。想了想自己的十二岁，我干了些什么？想不起来，我有点沮丧。不过我尚记得十二岁的凉床和黄昏时的《岳飞传》，尚记得竹竿做枪，树根当锤的夜晚。可是这个叫王芑远的少年却在另一首诗中说：“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了马”。我心中一惊。这少年有迥异常

人的思维方式，并不成熟，却又早已成熟。仿佛这夏天的午后，天上的云层很厚，见不到阳光，却依旧可以感受到八月的炎热。

是的。“万物有着没有秩序的秩序”这是一个少年对世界的宣言。他在一首叫《秩序》的诗中这样写：“松鼠挖出地下的松果，老一辈的教小一辈的相扑”读到这个让我会心一笑的句子，我真觉得窗外突然起风了。

昨天是立秋。下午去邮局的路上，看见楼下拐角处的石榴开的艳红。想起荆门石榴多，石榴都成了那儿的市花了。我当年走过的象山大道、虎牙关大道上该是一片墨绿的雪松和火红的石榴花吧。这个下午，写诗的少年或许正好路过那里，灯笼般的温暖的石榴花以及微凉的青涩的果实，或许正在这少年的头上摇摇晃晃。

久违的赤子童心

李以亮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诗学，都十分强调诗人的赤子之心，都认为其为天才所在。所谓天才，我不认为神秘。天才就是天授之才，某种先验的，或者说属于直觉的东西。“词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这是王国维《人间词话》里的名句，这里王国维只是将叔本华名句中的“天才”二字换作了“词人”。词人当然属于诗人。我们常说，写诗没有一点天才是不行的。如从王、叔的角度来理解，神秘的就不是天才，神秘的倒是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天才何以会随时间丢失。

现在，一名1998年出生的男孩王芎远带着他的诗出现在我们面前。我在他身上的确看到了久违的赤子童心。这是他特有的优势。不过，这里发生了疑问：世界上这个年龄的孩子成千上万，为什么只有王芎远和不多的孩子写出了诗？是不是只要这些孩子提起笔来就都可以做诗人？显然，这里还有一个“习得”的问题。我认为这些孩子如果真的想做诗人，是完全做得成的，只要习得足够，而且要

趁早。

倡言后天的习得与鼓励天才并不矛盾。只有傻瓜才认为天才的第一声啼哭就是一首诗，同样，谁也不会相信，一个天才生下来就生活在孤郊野外能够写出什么诗来。天才也需要经验，这是毫无疑义的，不仅需要，实际上我认为“经验”是越多越好。这也可以证之于王国维推举的南唐李后主。事实上李后主是在经历了“流水落花春去也”之后，“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这个条件有助于他不失其赤子之心，“眼界之开”却是其作为诗人成长的必要条件。天才和经验，实为诗人的同一副翅膀。

王芎远才12岁，他有什么经验？他仍然有着自己的童年的经验。阅读王芎远的诗，我认为可贵的正在于，他能以其赤子之心写其童年经验。这里还需说说天才和经验之间的一个“中间物”——语言。我说“中间物”其实是照顾了一般说法的，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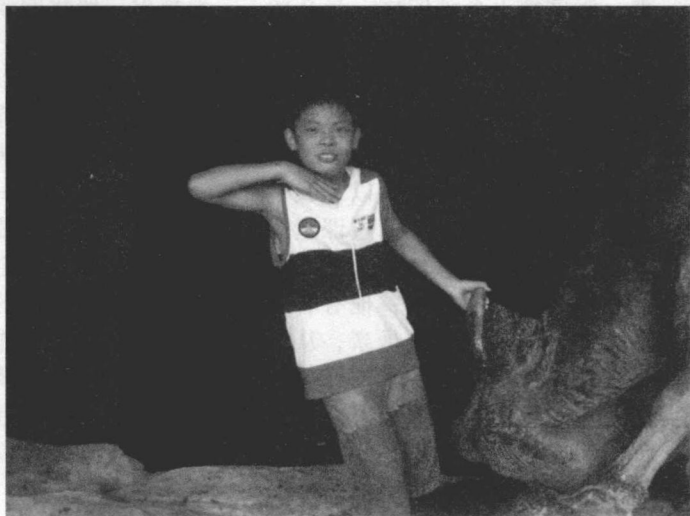
真正的看法则是：语言正是天才和经验的合一。为什么有人“看”到了却“说”不出？或者类似“心中有笔下无”？我认为那其实是既没看到，也没说出，这里并不能分开。王芎远的诗才，微妙就微妙在他不仅以小小的年纪看到了更多，也说出了更多。后天习得的语言，没有遮蔽他以天赋之眼看到的世界。而对于很多成人（包括写诗的人）来说，他们的语言没有帮助他们说看到的世界（这就是废话的由来），你能说他们到底算看到了还是没看到？如果没有说出，事实上就不存在。这就是“语言的边界即世界的边界”的意思。在诗歌里，就是这样。而王芎远很有这个语言天赋。

我同时在想，作为成人，我们对于王芎远的诗是否存在一个“过度阐释”的问题？换句话说，王芎远的诗真有那么好吗？我的看法是：就我们现在选发的，的确不差，长处上面也

说了。但这个孩子到底能走多远，这是需要时间来证明的。我只相信，如果他随着年龄和阅历增长，能够继续保持这份赤子童心，写出更多更好的诗完全是可以期待的。

最后我想说，以我感受到的“时风”来说，是过于强调“诗有别材”这一层意思了。比如，人们在引用宋朝严羽的《沧浪诗话》时，往往只引用到“夫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为止，接下来的：

“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及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这些话根本就不提，这显然是有点断章取义的。我希望看到的是，王芎远以及和他一样具有诗才的人能够成长为所谓“巨孩”，而不只是昙花一现。也是王国维说的：“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窃以为，实可为王芎远们鉴。



但愿我是杞人忧天

艾先

第一次读到王芎远的诗，是在张执浩的博客上。当时的感觉就觉得特别的好，就算抛开写作者的年龄，这些诗歌也具备了我所认同的某些诗歌品质。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从孩子的话语和文字里读到这些了，所以，我猜测：王芎远同学应该没有受过课堂式的诗歌教育，也许是从他日常的一些发言或是日记作文之类里，他有着一定文学素养的父亲或者是母亲，从中一样地发现了那些属于诗歌的特质，从而诱导他走上了诗歌这条路。

所谓课堂式的诗歌教育，在我个人看来，往往是阻挡真正诗歌的一面

厚厚的墙壁。它用条条框框限制住了宝贵的直觉和想象力。所以在成年人的世界里，诗意日渐衰减，而在未经文化熏染的孩子眼里，诗意比比皆是。

王芎远的诗歌里表现出的正是这种随手可拾的诗意。山，镜子，日常的场景，在他的眼里总是呈现出跟别人眼里不一样的东西，或者说，让事物呈现出了它原本的样子。而这一点，正是我所认为的诗歌必须拥有的才能。我们常常说诗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人努力返回童真的过程，童眼看世界，才有可能实现“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以及不加“雕饰”的描述，王芎远的诗歌才优秀了起来。

问题在于：在王芎远身上，这种表现方式能够维持多久？我们见过或者听到过太多“少年天才”的消失，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文化的东西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他们，童趣必将越来越少，僵化的表达方式将逐渐侵蚀他们原有的方式。他可以一直保持这么优秀吗？他可以做到进入成人世界而又能将自己修炼到出入自如吗？他可以在这纷纷扰扰的世间一直保持着一颗童心吗？——童心，在我的概念里，是一个诗人最主要的部分。

但愿我只是杞人忧天，不管怎么说，能看到优秀的诗歌，看到优秀的诗人一直在创作，是很值得高兴的事。不管今后王芎远是否还写诗，我个人希望他能永远抱有现在的一颗诗心，毕竟这是可以让我们生命柔软的部分。

湖北新世纪十年诗选（之一）

The Selection Of Poems In The New Decade In Hubei Province (I)

编者按

本辑入选者均为湖北籍诗人，诗龄或长或短，但都是近十年来创作活跃且富有实绩的诗人，风格各异，面貌清晰。入选作者按出生年月排序。

柳宗宣	徐永春	钱省	刘洁岷	张先冰	韩少君
田禾	毛子	余笑忠	川上	张执浩	张作梗
李以亮	剑男	沉河	阿毛	黄斌	小引
艾先	魏理科	铁舟	法清	哨兵	江雪
黄沙子	李建春	槐树	阎志	张小美	范小雅
亦来	燕七	小箭	许剑	邓兴	苏瓷瓷
贺念	谈骁				